



投稿邮箱: xzfhtwxd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# 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  
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  
责编:张琦 美编:左中 校对:燕原斌

## 澳门作家看徐州

游

彭

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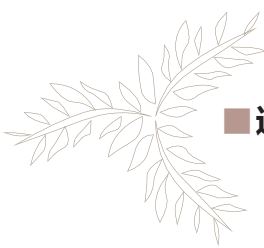
### ■作者简介

吴一怡，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硕士及英汉翻译硕士，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候选人。澳门笔会青年协会理事、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理事、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。现任职于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，著有澳门知识丛书《澳门关帝诞》。

雪落无声

◎冠乔

### ■追思



彭城旧郡，淮海新府。龙起泗水，剑指八方。九朝旌旗，千年车书。云涌星驰，山河焕彩。时和岁稔，万象光昭。文脉绵延，厚德升平。

观夫淮塔凌霄，丰碑浴日。忆铁血丹心，铭峥嵘岁月；文庙凝晖，黄楼映月，仰圣贤遗韵，镇九派洪波。汉画像石，刻人间百戏；昆玉藏珍，纳千秋气韵。云龙峰顶，翠涛尽收大彭秀；汉王陵前，石阙如闻大风歌；户部山中，戏马台空霸业奇；崔家院里，翰藻犹然振世风。至若徐工巨臂，擎工业脊梁；潘安碧波，漾四时清嘉；沛馆藏珍，溯龙兴之地；丰邑故里，瞻帝乡风云。沙渚晴波，鸥鹭齐飞。汉文讲幄，群贤毕至。江山胜览，钟毓南北。岁物丰成，陶钧古今。

今值嘉期，胜友云集。披襟啸咏，以骋怀襟。遂运拙笔，摹其气象。汉石之幽古，黄楼之雄浑，戏马之悲慨，歌风之飞扬，阆阆之鼎沸。五韵既成，千里尺幅。金石炊烟，共颂清晏。

### 其一 汉石春秋

凿壁乾坤气未收，青龙白虎镇诸侯。  
云纹绕尾长生契，石脉犹存太史秋。

### 其二 戏马悲风

高台戏马锁云旌，霸业空悬楚戟明。  
万载松涛翻作阵，如闻帐下别姬声。

### 其三 歌风遗响

泗水亭前大气催，王风起处汉云开。  
当时猛士今谁在，独听歌台镇九垓。

### 其四 黄楼安澜

彭门胜节取龙回，赤手苏公锁九河。  
试上黄楼瞻夜月，清辉一片定风波。

### 其五 七里炊烟

七里羊脂融月轮，彭城鼎鼎岁时新。  
金签鼓扇追香转，市井炊烟长醉人。

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。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走进城市书房，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。田崇雪教授正在讲关于雪的诗词文赋，从《诗经》讲到川端康成，满座听众都沉浸在洁白的世界里。

讲座结束时，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起身总结。她说话时眼睛很亮，措辞严谨却不失灵动，偶尔冒出的妙语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。后来我知道，她就是李凌，徐州文坛那个热心能干的铜山区作协主席。

田教授的讲座风格我记取了，我佩服他的治学严谨与敬业精神。但好像，我也同时记住了那个主持人李凌，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，既有文人的雅致，又有活动家的干练，还有几分邻家小妹的亲切。

记得铜山作家研讨会的聚会上，我借酒意喊她“主席小妹”。这个称呼引得众人皆笑，她却欣然接受。在讲究礼数的徐州，这个看似矛盾的称呼，反倒更能表达我对她的认知与默契，既有对作协领导的尊重，又有对知性小妹的怜惜。

后来，徐州市作协副主席杨洪军老师让我约见县区的一位年轻领导，我这个在建建系统工作多年的“老黄牛”，总算不负所托。事后，已是市作协副主席的李凌私下说：“看来这位不常露面的作家冠乔，还真有两把刷子。”

我听后不禁哑然，“冠乔”这个笔名，不过是我在文学天地里开垦自留地的一个符号，我的本职工作终日与日常琐碎打交道，整个建建系统没几个人知道我写文章。

但她却当真了。《徐州日报》的《放鹤亭》副刊研讨会，她特意通知我代表作协参加，事后赞许发言很给力、很架势。她还悄悄告诉我，铜山区宣传部有位领导很欣赏我的作品。点点滴滴的认可，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感到了丝丝温暖。

让我感佩的是，她平时做着茶叶生意，操持经营这么忙，还能把每次文学活动都搞得妥帖周到。看她忙碌的身影，我常常想起她沏的那杯茶，在沸水中慢慢舒展，散发出历经淬炼的醇香。

直到昨天，一个周日的清晨。

“徐州作家群”里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讯息，“深切悼念李凌主席”的字样刺得眼眶生疼。我怔怔地望着手机屏幕，任那行字在泪光中渐渐模糊：怎么会呢？那个总是笑语盈盈的年轻作家，那个在雪夜里眼神明亮的女子，会这样悄然离去了吗？生命的烛火真的可以这般易逝？

我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泪水。这两天里，回忆总是不期而至。有时她在讲台前作总结时微扬的嘴角，有时是她张罗活动时忙碌的身影，有时又是她说到兴起时眼波流转的灵动，热心，开朗，又有几分小人情……这些片段像窗外飘落的雪花，一片片堆积在心间，渐渐堆成再也无法相见的冬天。

生命如雪，来时纷纷扬扬，去时悄无声息。但雪水渗进泥土，终会滋养来年的新芽，就像她播撒的文学种子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，正在无数心灵里悄然生长……

附：李凌（1973—2025年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铜山区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散文集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，主编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等文集。2023年获中国作协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先进个人表彰。



初冬的金龙湖，五彩斑斓，风景如画。 通讯员 高刚 摄

金龙湖的美，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

俯仰之间，已是秋末冬初，金龙湖再次披上了多彩的盛装。

但这美丽的“主角”，似不是金龙湖。而是，湖边掩翠摇红的花木。

悬铃木、栎树、国槐、连翘等叶子已然泛黄。杉树的叶子醉出了酡红色，抑或是红褐色。石楠、乌桕、红枫、南天竹的叶子红彤彤如火焰，连宕口公园石壁上的地锦也变成了一片“绚烂红”。紫叶李，生发出暗蔷薇般的紫红色。金边黄杨祭出了彩叶来点缀这湖边的秋色……好一幅极有层次感的绚丽画卷！

“美不胜收”“层林尽染”“打翻的调色板”……花木们在一声声赞美里愈发迷失自我，将体内的色素尽数上交给这北方的秋凉。金黄、杏黄、桔黄，朱红、枣红、猩红，绛紫、墨紫、钴紫……轮番登场。

嗨，约好一起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”，但，总有“人”中途变了卦。

唯有竹子、雪松、香樟、女贞、枇杷、黄杨、桂花、广玉兰等，仍坚持一绿到底。绿色，虽退出了“季节主色调”的舞台，依旧绿得生动，绿得张扬！

当然，在季风的抚摸着，亦不再是春夏的翠绿、碧绿、柳绿、青绿、霁绿，已嬗变为褐绿、深绿、墨绿、黛绿、葱绿。

金龙湖的水，随着绿植的色素积淀，也变得暗淡起来。远远看去，没有了

多

彩

湖

光

◎孙梦

春夏的明亮，一袭暗绿的肤色，定义了这个季节的湖面。

诸多斑斓色彩中，能影响湖水色泽的，或也只有绿色吧。

阳光远远地照过来。在花木的窃窃私语中，有风拂过湖面。是飒飒的晚秋之风？还是猎猎的初冬之风？这个季节的风，虽激荡不起如矢浪花，却足以唤醒一方湖面。因风皱面，波光粼粼的金龙湖终于恢复了白色的生气，像有万千条银鱼在往来嬉戏。

半睡半醒中，一朵涟漪与另一朵涟漪只撞了个满怀就破碎了，一滴水与另

一滴水刚挤出水面就被涟漪半推半搡着拖走了。

风渐劲，日渐盛。

正午的阳光下，金龙湖从阔大的梦境中缓缓醒来，它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带起绵绵不绝的更多更大的涟漪。有浪花带着回声，在血脉中缓缓流淌，如同即将沸腾的开水，在周遭色彩斑斓的艳羡中，金龙湖欢快地跳跃着，阳光如金箔般洒满湖面。金龙湖，变成了真的“金”湖。

这是“太阳”和“季风”，让湖面由“绿色”变成“白色”，再变成“金色”。

夜色也能。

夜幕低垂时，金龙湖的湖面是冷月清辉般的灰白色。夜幕拉上后，湖面渐成深蓝色，继而呈黝黑色。当月亮跃上湖畔的树梢时，灼灼月华下的金龙湖复又变回了灰白色。

湖边的花木们看呆了，论色泽拿捏，还得是我湖哥啊！

久居湖边，日复一日，看着太阳升起，看着华灯初上，看着金龙湖“看天色”、呈己色。看着有风过、无风来，看着金龙湖“随风声”、壮己声。秋风来时，金龙湖抹掉深绿色的面妆，沙沙地晒晒着金色的波浪。秋风不来，金龙湖便古波不兴，将满腔心事尽沉湖心，平静地搂着日月星辰酣然入梦。

曲径、画桥、杉林、碧岛、绿圃、飞

鸟……这一刻，任谁，也拨不动它的心弦。

有丝丝入耳声传来，有沙沙步履声传来，一早一晚，如约而至。金龙湖即便是合着眼，亦知道是哪些人到来。

它闭目养神，感受着晨跑者、夜跑者的足音，恬然地吐纳着，吐纳出一口又一口的薄雾，慷慨地为周遭的花木们喷洒一方水域之淡淡水汽。

驻唱歌手的铿锵，广场舞配乐的炸裂，林下乐器爱好者的如泣如诉，丛中秋虫的啾啾啾鸣，像是一支支摇篮曲，使它安详，使它履足。金龙湖眯着眼，陶醉着……无人看见，它袖在湖底的右手，伴随着这阵阵律动正缓缓地击打着晚秋的节奏。

静中有动，梦中有醒。

当清晨再次到来，那个湖心岛喊湖的老汉又站到了金龙湖的面前。他对着金龙湖的湖心，长吐一口气，带着岁月的沉淀，携着生活的烟火，缓缓喷了起来……浑厚，激越，高亢，悠扬。像是古老的编钟余韵，在湖面上悠悠荡开。

似是与远山静水，与四季轮回，与日月星辰，一较高下。又似是在唤醒金龙湖，唤醒早已逝去的似水流年。

草木一秋，是斑斓，亦是余韵，更是被湖水打湿的思想。

金龙湖不语，紧了轻薄雾白色的被角，调整一下姿势，继续浅寐着。它在等风来，等阳光来，等我来，等你来……

水里抢书，可纸遇了水，结局只有一个——烂成纸糊。那场雨，让“鲲鹏”折了翼，小蒋差点没撑过去。

好在，书报亭还在。

我在那间“托底”的书报亭里唏嘘，小蒋忽然指着旁边说：“看见那间早餐铺了吗？我正跟老板谈并购，打算把书报亭改造成喝咖啡、能读书的小书店。之前的‘鲲鹏’，满脑子想的是盈利；这次扩建，除了营生，我还想给县城添个能安心读书、能放松的地儿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‘无人不疼，无生活不疼’——这是一位作家的话，却是我爸教给我的。”除了继续资助帮扶困难学生，他还打算招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来做暑期工。小蒋的话里没什么波澜，像在说“今天有哪些报刊要进店”般寻常。

我忽然想起老蒋坐在木凳上读书的样子，想起小蒋挽着裤腿抢书，蹲在路边读书的背影——这对父子，一个把书读进了血液里，守着一方亭子；一个把书过成了日子，扛着一场风雨。而那间书报亭一直都在，它就像根细细的棉线，一头牵着老蒋的诗与坚守，一头系着小蒋的韧与温柔，在县城的烟火里，悄悄亮着一捧暖光。



老

蒋

和

小

蒋

◎新敏

《故事会》的烟火、《警方》的悬念，《知音》的跌宕……精彩纷呈。有顾客的自行车破得没了脚撑，东倒西歪靠在铁皮墙上；有人捧着杂志读得入神，连脚步都忘了挪。“老板，《青年文摘》。”他利落地递过来最新一期，不说话，亦无表情，像棵老槐树，稳稳托住了杂志封面那些生机盎然的喧嚣，以及文字里欢跃的故事。

我是书报亭的常客，但不知从哪天起，我想当然地认为，书报亭已被越来越普及的电脑、手机吞没——毕竟我自己，也早被指尖滑动的光影裹挟，想读的报刊，一划拉就进了电子版。路过那座已改叫“百大超市”的百货大楼时，